

倍浩特的長刀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I252.3/5

倍浩特的长刀

——沧源佤族村寨史选

沧源佤族自治县

《倍浩特的长刀》编写组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倍浩特的长刀

——沧源佤族村寨史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 插页: 4 字数: 40,000

1979年5月第一版 197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,300

统一书号: 10116·760 定价: 一角八分

前 言

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防前哨，在全县近十万人中，有佤族七万五千多人。在解放前漫长的黑暗年代里，阿佤山是一座人间地狱。佤族人民世代遭受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。沧源佤族内部已有阶级分化，外部遭受傣族封建土司制度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剥削、压迫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、压迫，给当地人民留下深重灾难。屠杀、掠夺、劳役、疾病和自然灾害的袭击，随时在威胁着佤族劳动人民的生存，使当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，人们成年累月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许多人家“吃处没有锅，睡处没有窝”。每一个村寨和贫苦百姓的家庭，都有一篇没有写成文字的血泪史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有斗争。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，当地人民为了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，进行过各式各样规模不同的反抗和斗争，表现了佤族人民反抗黑暗势力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。他们的英雄形象和事迹，许多年以后还深深地刻在老一辈人们的记忆里。但在当时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佤族人民的反抗斗争，没有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领导，到后来往往是上当受骗，遭到更加残暴的镇压、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。只有在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，佤族人民才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，成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主人。

阿佤山苦难的过去，如今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。但是，用

血和泪写下的故事，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里。它记下了阶级仇和民族恨。使我们从中看到当年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嘴脸，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，看到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种种罪恶。今天，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，要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，应当了解祖祖辈辈的劳动人民，是怎样在旧社会生活和斗争过来的；从中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，知道今天的日子来得不易，而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；要警惕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林彪、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妄图改变历史的轨道，把社会主义拉向倒退的阴谋诡计，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。

这本书里所讲的都是真人真事。阿佤山上的许多故事，当年没有文字记载。有些事情由于年代久远，在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中，是零碎、片断的，甚至说法不一。能够把一些故事系统、完整地整理出来，这也是依靠当地群众，经过了一番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地分析、鉴别的结果。佤族社员们说：“长刀磨了才快，共产党把我们教得聪明。”他们爱憎分明，对黑暗的旧社会无比痛恨，对于在当年斗争中死去的英雄，始终怀着亲切的感情，“象吃橄榄一样地回味他，象做梦一样地思念他。”这就使人们对这些传说中的故事，比较容易地理清了头绪，对有些问题弄清了真相。通过对一些英雄事迹的回忆，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当年反抗者的高贵品质，看到佤族普通劳动者的朴实、正直和勇敢，以及那些往年的痛苦、屈辱、灾难和难以实现的愿望。同时，也使人更清楚地看到阶级敌人的伪善、残暴、狡诈和无耻。阿佤山是祖国边疆一块壮丽富饶的地方，阿佤人民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。他们在很早的年代，就已

经劳动、生息、繁殖在这块土地上，用双手开发了这个地方，用鲜血和生命抗击过外来侵略者。他们是阿佤群山中历史的创造者，是阿佤山上的主人。以往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，出于他们政治上的需要，对佤族人民进行过大量恶毒的诽谤、诬蔑，把阿佤人民说成是野蛮民族，当成牲口、野兽来对待。加上有些只到过阿佤山边缘地区的反动文人，为了肮脏的目的，玩弄神秘、猎奇的伎俩，肆意歪曲佤族人民的形象，编造出各种耸人听闻的荒谬故事，把阿佤山说成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。但是，骗子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。当家作了主人的佤族人民，把被反动阶级颠倒了的历史，重新颠倒过来。

解放后二十多年来，佤山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佤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。由于这本书的内容着重是讲过去的苦难和斗争，因此不可能更多地把今天的巨大变化同时编写进去。

这本书的整理编写，是在临沧地区和沧源县党委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，由沧源县宣传部门负责组成的编写小组完成的。参加编写小组的人员是：刘允提、冯嘉曙、陈光亮（佤族）、田国华（佤族）、田皆新（佤族）、张佩雯、钮伟群、张直心。他们有的是县级机关或公社干部，有的是财贸部门的工作人员或乡村小学教师；其中有的同志原来是从上海来到边疆农村插队锻炼的知识青年。在搜集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，还有本县各社、队小学教师的协助。他们记录和整理了大量的社员家史和村寨史的材料。这本书所收进的几个故事，就是在大量的材料、线索的基础上，经过挑选、充实，最后整理出来的。

目 录

永让山上造反的长刀.....	(1)
“欧特刷”石壁.....	(17)
是谁杀害了包岩坤.....	(26)
把老黄狗赶出阿佤山.....	(36)
人间地狱 血海深仇.....	(47)
一个佤族倍浩特老人的一生.....	(52)

永让山上造反的长刀

矗立在祖国西南边疆的阿佤群山，起伏连绵，横跨好几个县。在沧源佤族自治县的岩帅地区，有一座陡峻的永让山，方圆十几里是一片原始森林。悬崖峭壁上，隐蔽着一个天然的石洞。它是当地佤族人民在黑暗的旧社会，遭受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、剥削的见证，记载了佤族人民进行英勇反抗斗争的事迹。

—

解放前，佤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反动头人、珠米^①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。当时，佤族地区：毁林开荒，刀耕火种，“春天撒种一片坡，秋收不满一竹箩”，生产水平非常低。广大的佤族倍浩特^②一年当中，有九个月要靠山茅野菜充饥，穿的是麻布片、芭蕉叶，夜晚就睡在火塘边。国民党反动官府和当地反动头人、珠米，无止无休地对他们敲榨勒索，吸尽了他们的血汗。

岩帅地区包括十六个佤族部落，每个部落统管三至七个村寨。岩帅部落的头人田兴文、田兴武（群众叫他们“二田”）

① 珠米：当地佤话，富人家的意思。以下同。

② 倍浩特：当地佤话，穷人家、穷苦百姓的意思。以下同。

总管了上述十六个部落。二田是岩帅地区最大的反动头人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他们勾结国民党反动官府，不断挑起械斗，屠杀、残害广大佤族人民，以维持他们的血腥统治。

二田每年向岩帅地区各个村寨敲榨勒索，名目繁多，单“税收”就有门户钱、头人兵服费、烟课，等等；此外，还要佤族人民替他们抬轿子，服各种劳役，交纳猎物、松明、草片、瓜类、背包谷、老鼠、蜂蜜、年米、米花、茶叶、烟草等贡品，连揩屁股用的竹片也要削好送去。

除了二田的“税收”，国民党反动官府又向当地佤族人民强行征收团款、募兵款、壮丁款、禁烟款、禁烟委员款、军米马料款，规定每户交一只鸡、五个南瓜，以及送柴，派劳役，做夫等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！

佤历刀年（一九四八年）春天，二田又增加了三项苛捐杂税：门牌钱、做赧费^①、送鱼；不久，国民党反动官府也跟着增加了救“国难”款、募兵委员款，并限期在当年六月底以前缴纳，过期要加倍罚。

在岩帅地区安康姆部落，有两个靠近的小村寨，一个叫下班糯寨，另一个叫达瓜寨。当时，这两个村寨的七十户倍浩特，不愿意缴纳这五项新税。他们想：我们寨子里各家的竹楼从来就没有什么门牌，为哪样要出“门牌钱”？每年给佛爷做赧，只有头人、珠米参加，为哪样要我们出“做赧费”？说到送鱼，我们住在高山上，哪来的鱼？还有国民党的什么“救国难款”、“募兵委员款”，更是活见鬼！我们就是不缴。于是，他们开展了坚决的抗税斗争。附近村寨的佤族人民，都同情和

① 一种佛教的仪式。

支持他们，很快各部落、村寨的倍浩特，纷纷响应，抗缴新税。

六月底的期限过了，国民党和二田的苛捐杂税一项也收不上来。这帮虎狼成性的家伙恼羞成怒，决定从带头抗税的下班糯和达瓜寨开刀，想来个杀一儆百，镇压这场反抗斗争。

安康姆部落的头人赵刀戛听到这个消息，害怕罪名落在自己头上，赶忙向二田讨好卖乖。他造谣说：下班糯和达瓜的倍浩特收拢了七十支铜炮枪，锻打了七十把长刀，想要先杀死本部落的头人、珠米，然后提着人头攻打岩帅。

这时，二田同国民党反动官府狼狈为奸，阴谋策划了血腥屠杀计划，由国民党出钱出枪，二田出人出力，只等选定日期就要动手。老奸巨滑的国民党反动官员还不放心，怕二田临阵变卦，又指使二田召集附近十三个部落的头人在东勐聚会，宣布下班糯、达瓜两寨群众的“罪状”，并喝鸡血酒，剽牛，立盟发誓合力屠杀这两个寨子的倍浩特。

阿佤山的金竹根连根，阿佤的倍浩特心连心。东勐部落的倍浩特发觉了国民党反动官员和二田策划的阴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把消息及时地通知了下班糯寨和达瓜寨的倍浩特兄弟。

这两个寨子的倍浩特，在田朗块、李那布茸、赵布勒刀等人的带动下商量好了对付的办法，有的准备到边远山区亲戚家里躲避，有的准备逃到勐省、勐角、勐董等坝区去帮工度日；剩下的一部分青壮年，由他们三人带领，上永让山坚持斗争。

七月中的一个早晨，国民党反动官府和二田拼凑了一两千人，开到下班糯和达瓜，把寨子包围起来。情况十分危急。田朗块、李那布茸、赵布勒刀等人当机立断，掩护着尚未离开寨子的倍浩特们，顺小路往山上撤退。一路上，他们顽强抵抗，伤亡了十几个人，终于冲出重围，进入安康姆部落西边的原始森林，登上了永让山。

国民党和二田的匪徒们进了下班糯、达瓜后，把两个寨子抢掠一空，烧成灰烬，又一直追到永让山的森林周围，对着野兽出没的乱石丛、刺竹林打了一天的枪，但都没有找到一个人。于是，他们封锁了通向森林的每一条山路；下令附近十几个村寨，不准私通上永让山抗税造反的倍浩特，不准借给他们粮食、盐巴或其它东西，谁违抗就砍谁的头，并把他所在的寨子烧光，妄图在一个月內，把这些造反的人困死、饿死在永让山上。

可是，活阎王二田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登上了永让山的十户倍浩特，个个都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。

当天晚上，田朗块领着大家在石洞里安排了住处。为了表示反抗到底的决心，田朗块按照阿佤人的传统，举起长刀，尽力向一块突起的岩石劈去。黑暗中，火星四溅，田朗块斩钉截铁高声说道：“乡亲们！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如麂子、马鹿。国民党老黄狗和二田的税，象毒藤一样缠在我们脖子上，害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如今，寨子叫他们烧了，乡亲骨肉离的离、散的散，有的被他们杀害了。可是，我们的人不能白死，我们的血不能白流，我们要活下去，……报仇！”

田朗块的话点燃了倍浩特誓死复仇的火焰。“活下去！报仇！”大家愤怒的吼声，犹如暴风雨前的雷鸣，冲破石洞，震撼着漆黑的夜空。

二

石洞，前面被参天的巨树和枯藤遮住，上面是高耸入云的山顶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穿过洞边的乱石林，有条小路通向树林茂密的山箐。老人们割来茅草打成草片，搭在洞口抵挡风雨。不愿受奴役的四十七名佤族倍浩特，在石洞里开始了他们的斗争生活。

清晨，田朗块和赵布勒刀带着青壮年去山坡上挖茅薯、野菜，采摘野枇杷果、老鼠核桃果……。妇女们背上竹筒，下涧汲水。大家把仅有的一点口粮，掺上茅薯、野菜、野果、树皮、草根，煮成一大锅“稀饭”，分盛在每个人的竹碗里。

在潮湿阴冷的石洞里，他们铺上干草、树叶，中间烧起一堆大火，一家家老小挨挤着睡在火塘旁。晚上，当大家熟睡以后，李那布茸等人把削得锋利的竹签，遍插在石洞周围的草丛里，防御虎豹豺狼和比虎豹豺狼更凶残的国民党、二田匪徒。天亮以后，他们收起竹签，又在路口旁、岩石下、大青树上设下埋伏，布岗放哨，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。

一天，妇女们下涧汲水，碰见一个生人向她们打探去石洞的小路。机警的妇女们把那人带到了李那布茸的岗哨处。

李那布茸问：“你来永让山顶干什么？”

那人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找牛，找一头打失了三天的花牯牛。”

妇女们一听不对，质问他：“找牛为什么要探听去石洞的路？”

李那布茸手按长刀说：“你不是来找牛，是来找人。我们都是下班糯和达瓜的倍浩特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！”

那人慌了手脚，忙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也是倍浩特，是山下的头人强逼着我来的。头人说下班糯和达瓜的人都死在山上了，叫我拾几根骨头，要送去给二田看……”

李那布茸冷笑着说：“告诉国民党老黄狗和二田，我们的骨头和肉还长在一处。哼，他们喝我们的血还喝不够，还想着啃我们的骨头，想得倒好！老实告诉他们：仇要恨来填，命要血来抵。他们想要什么，得问问我们手里的长刀？”

说着，李那布茸叫孩子们端来一碗“稀饭”，摆在那人面前：“你说你也是受苦人，尝尝这碗里的东西吧！我们也是人，为什么吃这些连猴子、松鼠都不吃的东西？请你转告山下受苦的兄弟，我们倍浩特肚子里的苦水，倒出来可以流成一条江。倍浩特的心可以掏给朋友，长刀始终要对准敌人！”

那人端着碗大哭起来，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不该听头人指使给二田干事……”他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一小块盐巴，双手捧给李那布茸，表示他支援受苦兄弟的一点心意。当天下午，李那布茸等人把他送出了森林。

那人回到山下以后，十户倍浩特在山上坚持斗争的事迹，就象春风一样吹遍了永让山周围的村村寨寨。当地侏族的民间歌手把他们的事迹编成调子，其中有一支调子是这样唱的：

松明一点燃，
夜路就亮了；
谷种一撒下，
田地就绿了；
石洞的故事一讲起，
倍浩特的心就暖了。

狂风暴雨过后，
火把花开放得更鲜艳；
乱石激流下边，
细鳞鱼穿梭得更快活；
穿过了云雾千重，
岩鹰的翅膀更坚硬；
头人的税啊收不到永让口，

国民党的枪炮打不垮石洞。

我们的树尖，我们的树叶，
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姐妹，
不能老是当头人胯下的牛马，
我们要变成他们头上的铁钉。

.....

石洞中坚持斗争的十户人的命运，牵动着岩帅地区各村寨千百户倍浩特的心。他们冒着被官家、头人杀头的危险，生方设法给永让山上的亲人通风报信，送谷子，送农具，送盐巴和他们能够拿得出的东西。

十月，正是阿瓦山区秋收大忙的季节。附近班驮、上班糯、贺南、英永等村寨的倍浩特，不顾国民党和二田的监视和威胁，背着反动头人，悄悄地先帮石洞中十户人家把田地里的谷子、包谷、荞子收割了，然后又通知李那布茸、田朗块和赵布勒刀等人，带着全副武装的青壮年，连夜把割好的庄稼运上了山。

冬季，永让山上十户人家在各村寨倍浩特的支持和帮助下，开出了六亩水田，又开荒种下了一些冬荞。他们去地里干活，都是夜晚集体行动，四下里都要有人放哨，常常是一口气干到天亮才收工回洞。尽管生产、生活上困难重重，可是十户倍浩特的心象长刀一样齐。

佧族倍浩特造反的长刀，在永让山上高高地举起来了。它是一面革命的旗帜，鼓舞着各村寨受苦受难的穷人，誓同仇敌忾杀到底。在那些日子里，这一把把明亮的长刀，时刻在国民党反动官府和二田的眼前晃动，使他们心神不定，坐卧不宁。

第二年，佧历戛年（一九四九年）初春，阿瓦山区大旱之

后又遭虫灾。石洞里十户人家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了，野菜、野果越来越难寻找。为了几十口老小能生存下去，一天深夜，李那布茸等三人悄悄地下山到远处去挖青竹笋。不料，在他们返回路过塔窝寨附近时，被塔窝部落的大头人李达嘎发现了。头人带着他的七个儿子，每人端着一支卡宾枪截在路口，不由分说，夺了李那布茸等人背着的三箩筐竹笋。李那布茸等人刚要拔出长刀抵抗，暴徒们就象野兽一样扑了上去，把他们三个人捆绑起来，押回寨子。

不管反动头人怎么审问，怎么鞭打，三个硬汉子咬紧牙关就是不回答。头人李达嘎被激得暴跳，骂他们是石洞中的“猴子”，威胁说要剥下“猴子”皮做鼓面。

李那布茸听到这里，大声地对头人说：“你记住，要是你把这漫山遍野的‘猴子’全惹恼了，你儿子再多，枪枝再多，也莫想得到安生。”

李达嘎恼羞成怒，指使他的儿子们把三个造反的倍浩特关在牛厩里，准备第二天押送到岩帅，向主子报功领赏。

黄昏时候，事情传进塔窝寨的倍浩特耳朵里。人们听说永让山石洞的三个兄弟遭了难，心里象压了块石头。等到夜雾升起以后，几个事先约好的汉子悄悄摸进牛厩，把李那布茸他们三人救了出来。

寨子里的穷苦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，凑了三箩筐谷子、五斤盐巴，赠送给李那布茸三人，让他们背回石洞。他们含着热泪，收下了这情意深重的礼物。亲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塔窝寨地界。

三

佉历戛博年（一九五〇年），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边

疆各族人民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祖国西南边疆挺进，象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打得国民党残匪节节败退。残匪逃进了阿佤山，妄图联合当地反动头人，作垂死挣扎。

当时，由于国民党反动官府和当地反动头人严密封锁消息，广大的佤族人民还不知道这个喜讯，只是隐约地听到了一点官家动乱的风声。可是，二田这时候就象烧焦了尾巴的野兽，急得上窜下跳。为了稳住老巢，他们一方面进一步勾结国民党残匪，另一方面又变换手法，撤回了围困永让山的反动武装，并欺骗说对石洞中坚持抗税斗争的十户倍浩特不再追究。

二田由一副老虎豹子脸变成了一副狐媚狸猫脸。他们假惺惺地下令给岩帅地区十几个部落的百姓，说什么不准阻挠石洞里的人出山种田种地，准许他们赶街做买卖、串亲访友……同时，他们还散布流言，说什么“佤家人不和睦，是自家牙齿咬舌头，大家皮肤一样黑，都是从‘司岗里’^①出来的人，有纠纷好说好商量，千万不能同汉人搭伙整头人。”

永让山上的倍浩特看透了二田的黑心肠，根本不理睬他们那一套鬼把戏。在这年秋收后的一天，班奈的大头人撒拉保终于在二田的指使下，骑着一头大骡子，带了三个狗腿子，按照当时佤族的风俗，抬着一串芭蕉，捧着一根甘蔗，窜上了永让山。

四个家伙在大森林里整整转了一个上午，都没有找到石洞。他们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打雀的孩子，叫小孩通知石洞里的当家人，到山顶上接受“友好”的礼物——芭蕉和甘蔗。

当田朗块、李那布茸、赵布勒刀出现在仇人面前的时候，撒拉保赶紧站起来，嘻皮笑脸地托着芭蕉和甘蔗迎了上去。

① 佤族传说：司岗里有个大葫芦，是佤族的发源地。

三个倍浩特绷着脸，瞪着眼睛，紧握长刀，不动声色。

撒拉保急得涨红了脸，忙说：“何必这样？两年前我班奈部落可没有参加攻打你们两个寨子嘛。”

田朗块回答：“没有参加，那是班奈的穷苦兄弟不肯打，这我们比你清楚。”

撒拉保没法，干脆拉下脸来，摆出一副头人的臭架子说：

“好，先不提这个。我可是象个点点雀一样，忙上忙下从中调解。今天嘛，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：松刀（田兴文、田兴武）头人说了，流过去的水追不回来，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它了。听说你们的日子还混得下去，头人再不对，他的石洞叫你们住了，他的山泉给你们喝了，他的山林养活了你们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停，一口气说明了来意：“我代表松刀收你们三十块半开^①的山林税，从此你们还是他的百姓，……”

没等撒拉保的话说完，李那布茸就气愤地制止了他：“撒拉保，你不要白日作梦说昏话！水流走了，河道还在着。两年前，松刀抬着机枪、步枪和血淋淋的长刀，要收我们这四、五十个人头。这件事情忘记不得。当年他那个‘税’都没有收去，今天这三十块半开，光靠两片嘴唇动一动，也休想收得走！”

撒拉保听了这番话，脸皮由红变紫，由紫变青。他质问：

“你们还是不是阿佤？还懂不懂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？”

赵布勒刀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：“头人什么时候把倍浩特当人看待？我们在石洞里做了两年多‘猴子’，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把祖宗的‘规矩’抬出来？撒拉保，没有春风吹，变色虫身上不会发绿，这点我们懂得，……”

“你们到底缴不缴山林税？”

^① 半开：云南解放前使用的一种银币，以下同。